



果洛笔记(十三)

巴颜喀拉，青黑色的山

徐剑

处水草兼均有。”百年前的周希武策马巴颜喀拉，入野马滩，未见野马的影子，数日前，曾记录见过野马，读到此处，明眼人都会看得出来，此马非马，驴也。可是周希武却白纸黑字写道：“于西山见野马二群，群各数十，有黄、黑二种，项下，腹、腿皆白色，长颈休耳，顾视轩昂，见人则停立观望，近之始逸去。”可以想见彼所说江云者，野马滩也，仅成了一个地理上的梦呓。

梦醒时分，摇下车窗，雪风吹过来，凉凉地，车子继续向前，过了野马滩，白云牵风，牵走的是他的情思，曾经的夜读画面，渐次清晰起来，前方，应该是野牛沟了。当年周希武在书中写道：“又南稍偏东，行十余里，过一山坡。入野牛沟，旁水南行，数里至一石山根宿，地名准哥隆巴。”同样，野牛沟也不见野牦牛，自上世纪就渐渐少了，周希武在野牛沟也未见到野牦牛。他说一周前，过江拉山，海拔升至4800多米，见野牦牛百数十头，像云一般涌来，越梁而过。周希武带的马驹放枪，却未击中一头。傍晚宿于西山坡，野旷无边，极目处有数十里之远，有野马漫游，同行中数人狩猎，因为距离太远，举枪射击，好像打中二弹，可是一匹野马也未倒，反而像风一样远飏。返回帐篷时，遭遇野牛，放枪连毙两头，大者有数吨之重，几个人都抬不动，只好宰了小牛而归，回到住处，饱餐了一顿。

这百年前的记载，《玉村调查》纸本已经发黄，野马滩、野牛沟，藏野驴和野牦牛出入的盛景，如云如风如雷如星一般，飘散了。而今他过野马滩、野牛沟，只剩一杯零星记忆，发几许思古人之幽情。

在他的梦境中，巴颜喀拉昆仑暮雪。风雪夜归人，帐篷几盏灯，曾掩没了吐蕃骑兵的蹄痕，也雪埋了大唐将士铠甲，可是风中却传来吐谷浑“花儿”，还有蒙古人的长调。

大河留胜迹，擦身而过的野马滩、野牛沟空寂无声，野风吹过，空留得几声岁月喑叹，没有动物的蹄声，自然便没有了雪域的心跳，只有朔风的哀鸣。上车，继续往巴颜喀拉驶去，那曾经是青春时、中年时、壮年时梦中神游过的青黑的山啊，可是每次都是从巴颜喀拉上空飞越入玉树，却未能匍匐于山前，抚摸它的心跳与温度。

然而，今天当他如朝圣者一样，一步步向巴颜喀拉走近时，蓦然发现，前方横亘着一座断桥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高高的，倒置于天地河流间。也许是上苍抚过竖琴键盘，遗落于洪荒，远远看去，更像一架巨大的钢琴。再接近时，才看清是一座天河断桥，天外断桥边，寂寞埋野草，擦身而过时，他还是被大自然的杰作惊骇了。

这是一场大地震留下的遗迹与地标。巴颜喀拉腹地的地震波，撕裂了东昆仑。震波传来瞬间，平野沟壑颤动，大桥扭曲，让一座近千米大桥摇摆晃动。桥墩间的巨型桥梁被掀了下来，从前到后，一头坍塌，掉下桥墩，插在坑中央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像士兵集合站队，一路纵队，向东看齐。如上苍之手，宛如洗牌一样，在随意摆齐，有几人能做到如此神奇。所幸，此处地广人稀，地震时，无车子通过，避免了车毁人亡的劫难。

季节河是干涸的，河中央有一湾浅流，搭了一座简易铁桥便可以过渡，过河。到了河对岸，下车，徘徊于一头栽于河中央的桥梁下拍照，不能不惊叹地球伟岸之力，轻轻一抖，便让人类相形见绌，无可奈何。

断桥在洪荒中闲置了数年，好在路政部门已着手整治，重建的施工机械全部就位，断桥周遭围起了铁栅栏，如何将掉下来的巨型桥梁起吊复位，或许是一个工程难题吧。他想，若断桥不修复，选址重建，将此桥留作一个地震遗址，岂不是一道大荒奇观与风景！

断桥不断，岂有天何苦苍生。一河之水云中来，天堂与人间，总有白云雪山相接，云中行，那黛青色的雪山若隐若现，蒙古语称其为富饶青黑的山，富于何处，是山麓南北牦牛、野驴成群，还是牧人千年守望的家园，还是一山之岭分江河，北岭黄河、南麓长江，水流经处，滋润天下众生呢。他轻拍后座扶栏，却有云上神山夺目。

正午时分，车子在巴颜喀拉垭口戛然而停。是为盛夏，他环阿尼玛卿、巴颜喀拉走来，先睹巴颜喀拉主峰年保玉则，再入巴颜喀拉垭口，少年之梦，竟在衰年终圆，站在路牌下环顾，不见其高，亦不见其雄，路牌上写道：巴颜喀拉山，海拔4824米。这是他生命的神山吗？



前往巴颜喀拉山的路上 徐剑 摄

在书写自我的故事中完善自我

苏禾日



人们在童年时期的主要观念(例如道德感、伦理规则)通常都是以片面的方式接触到的。对于那些注定要离开群索居的人来说，伦理学说是不可理解的，也是毫无意义的。只有当我们考虑到社会和他人权利时，道德观念才会出现，才有意义。不过，在审美感觉和艺术创作方面，要证实这个观点有点困难。即使在艺术王国，我们也会看到一种普遍的、一致的模式，其根源是我们对于健康、力量和正确的社会发展等的理解。当然，艺术的界限弹性较大，艺术也为个体的趣味提供了更多的空间。不过，总的来说，艺术、美学也遵循着社会方向。

——(奥)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人是社会的。马克思说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人们在童年时期的主要观念为什么是以片面的方式接触到的呢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童的生活世界是“片面的”，他们的社会化程度受父母和家庭社会化程度的影响，他们对于道德和伦理规则的认识，也受到父母和家庭的制约。只有当他们来到一个真正的相对平等的场域，一个离开了父母呵护的背景，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体验权利、责任和义务的时候，道德观念和规则意识才真正发挥作用。阿德勒举例说，即使在审美和艺术领域，虽然“为个体的趣味提供了更多的心跳，只有朔风的哀鸣。上车，继续往巴颜喀拉驶去，那曾经是青春时、中年时、壮年时梦中神游过的青黑的山啊，可是每次都是从巴颜喀拉上空飞越入玉树，却未能匍匐于山前，抚摸它的心跳与温度。”

然而，今天当他如朝圣者一样，一步步向巴颜喀拉走近时，蓦然发现，前方横亘着一座断桥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高高的，倒置于天地河流间。也许是上苍抚过竖琴键盘，遗落于洪荒，远远看去，更像一架巨大的钢琴。再接近时，才看清是一座天河断桥，天外断桥边，寂寞埋野草，擦身而过时，他还是被大自然的杰作惊骇了。这是一场大地震留下的遗迹与地标。巴颜喀拉腹地的地震波，撕裂了东昆仑。震波传来瞬间，平野沟壑颤动，大桥扭曲，让一座近千米大桥摇摆晃动。桥墩间的巨型桥梁被掀了下来，从前到后，一头坍塌，掉下桥墩，插在坑中央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像士兵集合站队，一路纵队，向东看齐。如上苍之手，宛如洗牌一样，在随意摆齐，有几人能做到如此神奇。所幸，此处地广人稀，地震时，无车子通过，避免了车毁人亡的劫难。

季节河是干涸的，河中央有一湾浅流，搭了一座简易铁桥便可以过渡，过河。到了河对岸，下车，徘徊于一头栽于河中央的桥梁下拍照，不能不惊叹地球伟岸之力，轻轻一抖，便让人类相形见绌，无可奈何。

断桥在洪荒中闲置了数年，好在路政部门已着手整治，重建的施工机械全部就位，断桥周遭围起了铁栅栏，如何将掉下来的巨型桥梁起吊复位，或许是一个工程难题吧。他想，若断桥不修复，选址重建，将此桥留作一个地震遗址，岂不是一道大荒奇观与风景！

断桥不断，岂有天何苦苍生。一河之水云中来，天堂与人间，总有白云雪山相接，云中行，那黛青色的雪山若隐若现，蒙古语称其为富饶青黑的山，富于何处，是山麓南北牦牛、野驴成群，还是牧人千年守望的家园，还是一山之岭分江河，北岭黄河、南麓长江，水流经处，滋润天下众生呢。他轻拍后座扶栏，却有云上神山夺目。

正午时分，车子在巴颜喀拉垭口戛然而停。是为盛夏，他环阿尼玛卿、巴颜喀拉走来，先睹巴颜喀拉主峰年保玉则，再入巴颜喀拉垭口，少年之梦，竟在衰年终圆，站在路牌下环顾，不见其高，亦不见其雄，路牌上写道：巴颜喀拉山，海拔4824米。这是他生命的神山吗？

梦醒时分，摇下车窗，雪风吹过来，凉凉地，车子继续向前，过了野马滩，白云牵风，牵走的是他的情思，曾经的夜读画面，渐次清晰起来，前方，应该是野牛沟了。当年周希武在书中写道：“又南稍偏东，行十余里，过一山坡。入野牛沟，旁水南行，数里至一石山根宿，地名准哥隆巴。”同样，野牛沟也不见野牦牛，自上世纪就渐渐少了，周希武在野牛沟也未见到野牦牛。他说一周前，过江拉山，海拔升至4800多米，见野牦牛百数十头，像云一般涌来，越梁而过。周希武带的马驹放枪，却未击中一头。傍晚宿于西山坡，野旷无边，极目处有数十里之远，有野马漫游，同行中数人狩猎，因为距离太远，举枪射击，好像打中二弹，可是一匹野马也未倒，反而像风一样远飏。返回帐篷时，遭遇野牛，放枪连毙两头，大者有数吨之重，几个人都抬不动，只好宰了小牛而归，回到住处，饱餐了一顿。

这百年前的记载，《玉村调查》纸本已经发黄，野马滩、野牛沟，藏野驴和野牦牛出入的盛景，如云如风如雷如星一般，飘散了。而今他过野马滩、野牛沟，只剩一杯零星记忆，发几许思古人之幽情。

在他的梦境中，巴颜喀拉昆仑暮雪。风雪夜归人，帐篷几盏灯，曾掩没了吐蕃骑兵的蹄痕，也雪埋了大唐将士铠甲，可是风中却传来吐谷浑“花儿”，还有蒙古人的长调。

大河留胜迹，擦身而过的野马滩、野牛沟空寂无声，野风吹过，空留得几声岁月喑叹，没有动物的蹄声，自然便没有了雪域的心跳，只有朔风的哀鸣。上车，继续往巴颜喀拉驶去，那曾经是青春时、中年时、壮年时梦中神游过的青黑的山啊，可是每次都是从巴颜喀拉上空飞越入玉树，却未能匍匐于山前，抚摸它的心跳与温度。

然而，今天当他如朝圣者一样，一步步向巴颜喀拉走近时，蓦然发现，前方横亘着一座断桥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高高的，倒置于天地河流间。也许是上苍抚过竖琴键盘，遗落于洪荒，远远看去，更像一架巨大的钢琴。再接近时，才看清是一座天河断桥，天外断桥边，寂寞埋野草，擦身而过时，他还是被大自然的杰作惊骇了。

这是一场大地震留下的遗迹与地标。巴颜喀拉腹地的地震波，撕裂了东昆仑。震波传来瞬间，平野沟壑颤动，大桥扭曲，让一座近千米大桥摇摆晃动。桥墩间的巨型桥梁被掀了下来，从前到后，一头坍塌，掉下桥墩，插在坑中央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像士兵集合站队，一路纵队，向东看齐。如上苍之手，宛如洗牌一样，在随意摆齐，有几人能做到如此神奇。所幸，此处地广人稀，地震时，无车子通过，避免了车毁人亡的劫难。

经成为本民族和全人类文化瑰宝的那些饶有兴味的作品之中。他认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因为一个人一生中阅读的书是有限的，“在儿童时代和少年的早期，必须细心选择读物。哪怕孩子读得不多，可是要让每本书在孩子的心灵和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，使他多次反复阅读，不断从中发现新的精神财富。”阿德勒也关注到儿童的阅读问题，一方面，他提出要关注那些阅读量大大超过正常儿童的孩子，其中可能有一些是因为“缺乏勇气”，希望“通过阅读来增加力量”的人；另一方面，他也特别关心儿童读什么书籍的问题，如何防止孩子读不合适的图书等。所以，他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：一是让孩子为好同伴的角色做好准备，即为孩子寻找好的朋友与同伴；二是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教育；三是与父母建立友好关系，即父母要更多关爱孩子，多陪伴、多交流，良好的亲子关系才是最好的教育。

整体人格内在于每个人的存在之中。每一个个体代表了人格的整体性和统一性；同时每一个个体又为其整体人格所塑造。每一个个体既是一幅画作，又是画作的作者。个体是他自己人格的画作者。不过，他既不是完美的画作者，也不会对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具有完备的认识。他只是个极易犯错误和不完善的存在。

——(奥)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在阿德勒看来，如果把每个人视为一幅画作，那么这个人既是一幅原

作，又是这幅作品的作者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不断书写中的故事，而每个人又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作者。有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部传奇，有的人则写成了一个平庸或者荒唐的故事。所有故事的书写过程中，固然有各种各样的难以预料的因素，但最终取决于书写者本人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都具有唯一性，他的人格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。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造就了一个人的整体人格，也塑造了每一个特别的个体，决定了这个人如何创作自己的作品，书写自己的故事。当然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，正如没有绝对完美的画作。每个人都是一个“极易犯错误和不完善的存在”，成年人尚且如此，儿童更无例外。所以，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要知道只有他自己才是自己的塑造者，要知道没有完美的孩子，要帮助他学会更好地认识自己，发现自己，控制自己，完善自己。



灯下听松

卡瓦格博

陈应松



▲卡瓦格博峰

隔县的飞来寺住下，是一栋藏式风格的“梅里假日酒店”。推开窗户，遥远的天空里就是梅里雪山，梦幻一样的存在着，在昏暗的森林之上。我们在雪山的脚下，仰望着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雪峰，她在云雾中半羞半隐，咫尺天涯。梅里雪山主体雪峰是平均海拔在6000米的“太子十三峰”，它的主峰叫卡瓦格博峰，但对梅里雪山，也统称为卡瓦格博。这里是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怒山山脉，滇藏边界，也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腹心地。而卡瓦格博峰至今是仍未有人登顶的处女峰，这样一座不允许攀登的圣山，据说在古代曾是一座无恶不作的妖山，是能变幻移动的魔山，引诱人们消失在它的怀抱中。后来是密宗祖师莲花生大师历经八世劫难，收服了卡瓦格博山神，从此便成为藏传佛教的守护神。卡瓦格博为藏区八大神山之首，统领另七大神山，诸神都聚会于卡瓦格博峰顶。

喜马拉雅是可以攀登的，比她高近2000米，但卡瓦格博既然是“佛塔”，是众神之山，则不可让人的脚印玷污。上世纪初，就有人企图征服她，将她踩在脚下。我对纪录片《卡瓦格博》记忆犹新，这座神秘的神山，无数的攀登者最后都没有回来，葬身在她神秘的冰雪中，一个个成为山神的祭品。最悲惨的是1991年1月4日，中日登山队17名登山队员在梅里雪山

遇难，当时是失踪。多年后，当地山民才发现他们的遗体 and 遗物。按山民的说法，他们是因为得罪了山神而遭此劫。如此惨烈的牺牲后，梅里雪山所有的十三峰，都禁止攀登。这座雪山，也许将成为人类永久的禁地，最后神秘的香巴拉净土……

在飞来寺里，建有“中日梅里雪山登山勇士殉难”纪念碑，用中日文刻下的诗句是：秀峰大地静相照，高洁精神在其中。

晚上，我一个人从酒店出来，在这个叫飞来寺的小镇上，有不多的店铺开着门，而作为寺庙的飞来寺则在不开的山坡之下，只能看见它在夜晚浑厚的剪影。从梅里雪山上吹来的雪风，高寒劲厉，头顶布满的经幡在夜风中猎猎飘动，发出神灵的宏大的吟诵声，而卡瓦格博雪山则在云雾深处进入了深沉的睡眠。

这样高海拔的夜晚，一个人在行人稀少，灯光昏暗的神山脚下行走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。风很冷，但我热望的、充满期待的与卡瓦格博的遭遇，会看到那“日照金山”的壮观景象吗？此次行程，忍受着“高反”，一路艰险，不就是为了看到早晨的太阳金汁一点点泼上卡瓦格博的山巅，然后漫泻到整个雪山。这是自然的金碧辉煌的雪山宫殿，璀璨似梦。只有雪山之神才掌管着这滔滔无尽的金汁，让她一次次披上绚烂高贵的天堂金衣，所有的雪

山都被天上的金光笼罩，而太阳尚未出现，但纯金的冠冕就渐次在天空出现，那该是多么的幸福。

雪山是夜半闯入梦中的神灵，我睡在诸神之侧。清晨6时，“太子十三峰”还在安详地沉睡，云雾如抖落的几片鹰羽飘散在山腰。我急切地赶往不远的观景台。天空阴沉，雪山十三峰有一半包裹在云雾中，可以依稀看到深谷下的澜沧江和几个村庄。我准备徒步去往的雨崩村在前面山梁的背面，而明永冰川和斯农冰川则冲出了黎明前的晦暗，明目张胆地往峡谷淌去，这个姿势已经存在了千万年。在一溜白塔和经幡满天的观景台上，面对着横亘在前的雄壮的梅里雪山，那些遥远不能至的，皆为神灵，比如天空。卡瓦格博是天空安放在人间的一座山，只有上苍才有如此庞大的神器置放于此，并且让云彩终年值守着她。

有微雨疏滴，我等待着，所有的人等待着。不信如此虔诚的朝圣者看不到她金光辉煌的尊容。我和藏胞们一起煨桑祈福。煨桑祈福的仪式在朦胧的晨光中结束，细雨突然住了，天空明亮起来，无数彩色的经幡更加鸣鸣飞舞，像是在呼喊太阳的光芒。太阳终于露脸了，首先照在半山腰，循茨姆峰现出来了，她是卡瓦格博的妻子，是大海女神。接着，如一组古堡的五冠峰被照亮，将军峰也露出它的威严。再接着，更高大的卡瓦格博峰从云端走了出来，它披着宽大的白袍，像一尊雪鹰，然后端坐着，或者站着，太高大，在云端，这是神创造的神。而他的妻子循茨姆峰，这位大海女神，是绝世佳人，没有比她更借丽的雪峰。天上的金汁一点点地流下，一点点地靠近，一点点地抚染……终于，卡瓦格博像一尊金铸的、端坐的、昂首的神鹰，它绵长宽大的雪翼也慢慢变得金黄。其他十二峰则在阳光的晕染中，呈现出浓淡、深浅不一的金色，有的新鲜，有的古老。这时候，在云彩的幻化下，它旁边的雪峰，趴在它的膝下，像是被驯服的金牛，一左一右，狮毛张勃，透明柔软如金箔。而金鹰的底座是庞大的雪山山体，坚硬的岩石和雪崖，和奔流的冰川在峡谷和森林中鼓荡。我的梦想，我的期待，都在阳光准时来临的途中变成了壮丽的现实，这同一个远方而来的虔诚朝拜者，是一次圆满的功德。

卡瓦格博，在藏语中意为：圣神的白雪山峰。